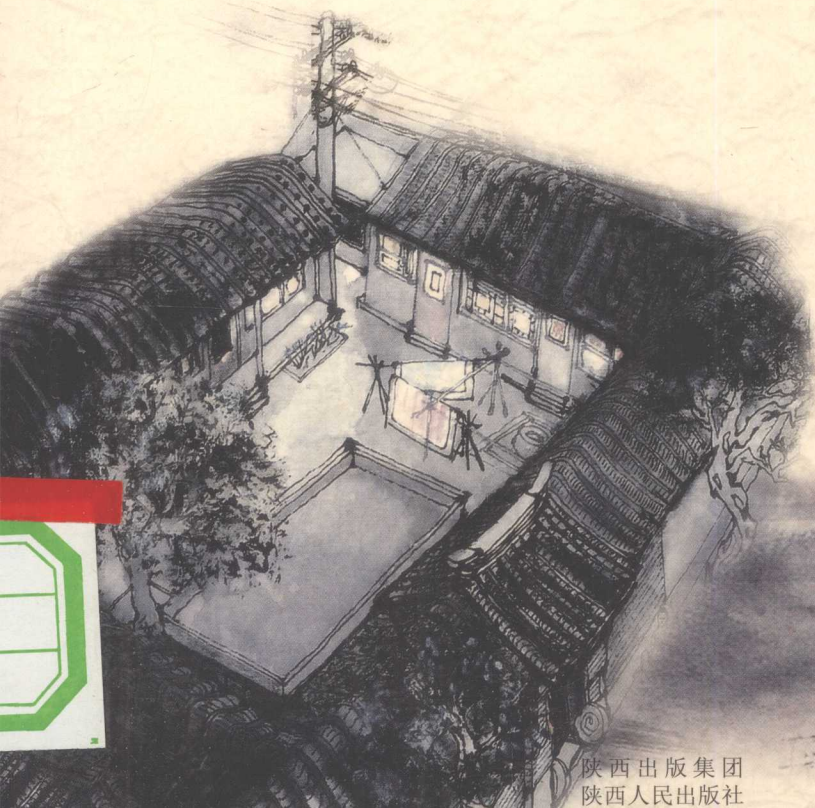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里是老北京

京城文化研究学者徐城北悠然话说老北京
中国著名国画大师程多多写意书画旧风物

徐城北◎著

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

这里是老北京

徐城北◎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陕西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这里是老北京/徐城北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09
ISBN 978 - 7 - 224 - 09136 - 6

I. ①这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北京市—地方史 IV. K29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9904 号

这里是老北京

作 者 徐城北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发货联系电话 (传真): (010) 88203378

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6 开 9.5 印张 1 插页 103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09136 - 6

定 价 25.00 元

目 录

- 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 / 1
- 第二章 话锋一转说花鸟 / 19
- 第三章 放眼水系与城垣 / 28
- 第四章 道路·屋宇 / 37
- 第五章 公园乃是新事物 / 46
- 第六章 饮食滋味最悠长 / 55
- 第七章 京戏京剧不一般 / 65
- 第八章 从庙会到集会 / 75
- 第九章 说年节论婚丧 / 85
- 第十章 从市场看客商 / 94
- 第十一章 觅野趣寻生机 / 103
- 第十二章 教授展开新人格 / 113
- 第十三章 京城文化再锤炼 / 124
- 第十四章 京城也有负面 / 133
- 第十五章 我期待于牡丹灰鹤 / 142

第一章 北京的形象

京剧《梅龙镇》中，李凤姐用京白探问微服私访的正德皇帝：“您——您，可住在哪儿啊？”正德则用韵白回答说：“我么？就住在北京的大圈圈中，大圈圈中有个小圈圈，小圈圈中又有个黄圈圈……”

这三个圈圈相互套着的城市，就是咱们的北京。这样的表述，应该承认它形象生动，比地图也差不了许多。再往深处与好玩处说，并不是所有的京剧老生都这样念，据马（连良）派弟子张学津讲，他1976年奉命排演此剧，是上边要他按照言（菊朋）派的路子这样念，上边同时还宣布，李凤姐需要用程砚秋的声腔。可一查，程砚秋生前根本不唱这一出。于是没办法了，就只能委派程派传人李世济为李凤姐配声，再由荀派弟子刘长瑜为之配像。诸位看官注意，我可不是跟您在谈京剧轶闻，只不过想通过这个例子，说明生活在这三个圈圈当中的梨园人物，对于京城大圈圈的态度与无奈。

言菊朋（1890～1942）是京剧言派声腔的缔造者，也是梨园圈中



这里是老北京

一位比较有文化的演员。至少可以说，他创造的这个流派比较有文化，虽然欣赏者的圈子不够大，但层次却非常高。二十年前，李世济正在排演我为她写的京剧《武则天》时，她主张同团的老生张学海（学津的同胞兄弟，麒派传人）演唱中要多向言派靠拢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世济家中，突然小平夫人派通讯员送来言派三代人（言菊朋、言小朋、言兴朋）的声腔录音，请其转给张学海创造人物时作参考。我当时看在眼里，却什么也没说。梨园人都知道，邓小平是最喜欢听言派的。

又说多了。容许我笔锋一转，转到五四之后的文化界著名人士是怎么看待与怀念北京的。

李大钊：《黄昏时候的哭声》^①

北京市内，每到吃晚饭的时候，有一种极悲惨的声音送入市民的耳鼓，这就是沿街叫苦乞怜于阔人家残羹剩饭的呼号。这种声浪，直喊到更深，直喊到断断续续的不绝。一家饱暖千家哭，稍有情感的人，便有酒肉在前，恐怕也不忍下咽吧！

① 《黄昏时候的哭声》写作于1921年3月5日，刊载在北京大学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编辑创刊的《新生活》周刊第46期上。彼时的北京正在奉系军阀的控制之下，南北尚未真正的统一。同日，正在浙江奉化韬光养晦的蒋介石，奉书孙中山，建议缓选总统，以免“难以俯顺各方”势力，“仍蹈民国七年之覆辙”。从这一侧面，也可看出青年才俊时的蒋中正，在国家危乱时期，那种“稍有情感的人，便有酒肉在前，恐怕也不忍下咽”的报国情怀。

陈独秀：《北京十大特色》^①

有一位朋友新从欧洲回来，他说在北京见到了各国所没有的十大特色：一、不是戒严时代，满街巡警背着枪威吓市民。二、一条很好的新华街的马路，修到城根便止住了。三、汽车在很窄的街上人丛中横冲直撞，巡警不加拦阻。四、高级军官不骑马，却坐着汽车飞跑，好像是开往前线。五、十二三岁小孩子，六十几岁老头子，都上街拉车，警察不加干涉。六、刮起风来灰沙满天，却只用人力洒水，不用水车。七、城里城外总算都是马路，独有往来的要道前门桥，还留着一段高低不平的石头路。八、分明说是公园，却要买门票才能进去。九、总统府门前不许通行，奉军司令部门前也不许通行。十、安定门外粪堆之臭，天下第一！

① 《北京十大特色》写作于1919年6月1日，收录在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《独秀文存》卷二中。文中描写的京城十大特色，虽说是出于洋风熏染后的“国人”视角，却多少反映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发生后的不久，北京街头上特有的世相。陈独秀在此文后的两日，又有题为《六月三日的北京》的文章。“民国八年六月三日，就是端午节的后一日，离学生的‘五四’运动刚满一个月，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。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，黑云遮天，灰尘满目，对面不见人，是何等阴惨暗淡！”此种心情下，来看“安定门外粪堆之臭，天下第一”的议论，可知所谓“特色”之后的隐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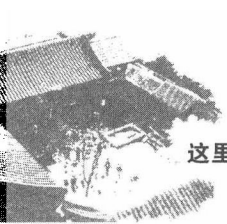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是老北京

周作人：《前门遇马队》^①

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，我从北池子往南走，想去前门买点什物。走到宗人府夹道，看到行人非常的多。我就觉得有些古怪。到了警察厅前面，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，马路中间站立许多军警。再往前看，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，每队里有一张国旗，站在街心，周围也都是军警。我还想上前，就被几个兵拦住，人家提起兵来，便觉很害怕的。但我想兵和我一样是中国人，有什么可怕呢？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，说请你不要再向前去。我对他们说，“那班人都是我们的中国公民，又没有拿着武器，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？”他们则说，“你不要见怪，我们也是没办法，请你略候一候，就可以过去了。”我听了也便安心地站着，却不料忽然听得一声怪叫，说道什么：“往北走！”后边就是一阵铁蹄声，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，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。那时大家发了慌，一齐往北直奔，后边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。等到觉得危险已过，立定看时，已经在这“履中”两个字的牌坊底下了。我定一定神，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须得向哪里走，才免得被马队冲

① 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，一位读书人出北池子向南行走，遭遇了军警马队的呵斥驱逐。他惊恐万状地从天安门往南，沿千步廊，穿中华门，到达前门，才长吁一口气。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，名叫《前门遇马队记》，讥讽那马“是无知的畜生，他自然直冲过来，不知什么是共和，什么是法律。”（《谈虎集》）而今天的读者却从中不经意地感知到中华门的存在。这个弱不禁风的读书人名叫周作人，他走在已向公众开放的皇家广场上。这一天，距离五四运动刚好两个月。（来源：《北京晚报》）

散。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，他很和善地指导我，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，穿过中华门，可以安全出去。我谢了他，便照他指导的走去。果然毫无危险。我在甬道上走着，一面想着，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，那兵警都对我很好，确是本国人的样子。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，那马是无知的畜生，它自然直冲过来，不知道什么是共和，什么是法律。但我仿佛记得马上也骑着人，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。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，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，何至于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？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，该去和马上的“人”说话，谅他也一定很和善，懂得道理，能够保护我们。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去做，被马吓慌了，只顾逃命，把我衣袋中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。想到这里，不觉已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，再要回过去和他们说，也来不及了。晚上坐在家里，回想下午的事，似乎又气又喜。气的是自己没用，不和骑马的人说话；喜的是侥幸没被马踏坏，也是一件幸事。于是提起笔来，写这一篇，做个纪念。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，事后往往做一篇“思痛记”或“虎口余生记”之类。我从前在外国走路，从不曾受过兵警的呵斥驱逐，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，更是没有遇着。如今在本国的首都，却吃了这一大惊吓，真是“出人意表之外”，所以不免大惊小怪，写了这许多话。可是我绝不悔此一行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起所受的侮辱更大。



这里是老北京

冰心：《默庐试笔》^①

北平死去了！我至爱苦恋的北平，在不挣扎不抵抗之后，断续呻吟了几声，便慨然死去了。

二十六年（1937）七月二十八早晨，十六架日机，在拂晓的晨光中悠悠地低飞而来，投了三十二颗炸弹，只炸得西苑一座空营。但这一声巨响，震得一切都变了色！海甸被砍死了十九个警察，第二天警察都换了黑色的制服，因为穿黄制服的人，都当作了散兵、游击队，有被砍死刺死的危险！

① 《默庐试笔》是1940年冰心在云南呈贡时，应香港大公报记者杨刚之约而作。“默庐”是冰心给自己当时的那座祠堂式住所起的斋号。杨刚与浦熙修、子冈、戈扬齐名，是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的女记者之一。1937年7月28日，冰心笔下“不挣扎不抵抗之后”“便慨然死去”的北平，事实上，在日军向北平郊区发动进攻时，当时的中国守军与之展开了激战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均在当日阵亡，成为中日大战最初为国牺牲的高级将领。

鲁迅：《长城》^①

伟大的长城！

这工程，虽在地图上也还有它的小像；凡是世界上稍有知识的人们，大概都知道的吧。

其实，从来不过徒然役死许多工人而已，胡人如何挡得住。现在不过一种古迹了，但一时也不会灭尽，或者还要保存它。

我总觉得周围有长城围绕。这长城的构成材料，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。两种东西联为一气造成了城壁，将人们包围。

何时才不给长城添新砖呢？

这伟大而可诅咒的长城！

① 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》中写道，秦始皇所筑万里长城“古无其匹，为世界独一无二之奇观”。“始皇虽无道，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，实与大禹治水等。”并分析说，“由今观之，倘无长城之捍卫，则中国之亡于北狄，不待宋明而在楚汉时代矣。如是则中国民族必无汉唐之发展昌大而同化南北之种族也。及我民族同化力强固之后，虽一亡于蒙古，而蒙古为我所同化；再亡于满洲，而满洲亦为我所同化。其初能保存肇大此同化之力，不为北狄之欺凌夭折者，长城之功为不少也。”中山此论，与贾谊《过秦论》、陆参《长城赋》中“筑城祸国殃民”的论点大相径庭，亦与鲁迅《长城》中“伟大而可诅咒的”的观点差强甚远。



这里是老北京

俞平伯：《进城》^①

公共汽车于下午五点半进城去。

圆明园是些土堆。以外，西山黯然而紫。上边有淡薄橙色的晕，含着一轮寒日。初冬，北地天短，夕阳如箭，可是车儿一拐，才背转它，眼前就是黄昏了。

海甸镇这样的冷落，又这样的小，归齐只有两条街似的，一走就要完。过了黄庄，汽车开到三十里上下，原野闪旋，列树退却，村舍出没……谁理会呢，不跑得够了，瞅得腻了么？谁特意向车窗伸眼呢。这些零星的干黄惨绿也逐渐混融在不分片段、灰色的薄霭之中。

“分明一路无话，也是文章吗？冤人。”原不知是不是。万一而“有话”，那决不外轮胎爆裂，马路抛锚，甚至于一头撞在电线杆上，车仰人翻，再甚至于《水浒传》式的一声大喊，连黄棉袄也会摇摇的，岂不糟了么？南人谓之“吃勿消”，北人则曰受不了，我又安得今日之下，寻闲捉空，弄得一塌糊涂哉。

^① 《进城》写作于1933年11月2日，收录在《人生不过如此》集中。文中所提到的海甸镇，位于北京西北。在近人许觉民笔下的1957年时的海甸镇，依然“很小，走出书店，穿过一条小巷，就是田野，我们在田野里边走边聊，度过了一个漫长的黄昏。自此，我们相约，每日黄昏在校外相见”。当时政治生活诡谲，和他聊天漫步的那个人，就是后来“文革”中轰动一时的抗暴英雄——林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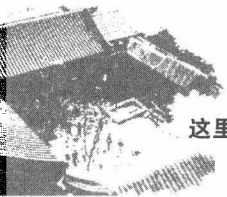
沈从文：《怯步者笔记·鸡声》^①

初来北京时，我爱听火车汽笛的长鸣。从这声音中我发见了它的伟大。我不驯的野心，常随那些呜呜声向天涯不可知的辽远渺茫中驰去。但这不过是空虚寂寞的客寓中一种寄托罢了！若拿来同乡村中午鸡相互唱酬的叫声相比，给人的趣味，可又完全不同了。

我在客寓中从来不曾有过一回半夜里被鸡声叫醒的事情。至于白日里，除了电车的隆隆声以外，便是百音合奏的市声——连母鸡下蛋时“咯咯咯”也没有听到过。我于是疑心北京城里住户人家是不养鸡的。然而，我又知道我这猜测是不对的。每次被相识拉到饭馆总能听到“辣子鸡”、“熏鸡”一类的名称。我到菜市场去玩时，总能看到小摊子下边竹罩里，的确也又还有一些活鲜鲜、毛茸茸的鸡。它们如同哑子，挨挨挤挤站着却没有做声。它们之所以不能叫，或者并不是不会叫，只是时时担惊受怕，想着那锋利的刀、沸滚的水，忧愁不堪，把叫的事情都忘怀了吧？

然而我还有不解者：北京的鸡，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，难道别地方的鸡，就不是拿来宰割的？为什么别的地方的鸡，就有兴致引吭高

① 杨梅竹斜街61号是1922年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的住处。这是一座由清代湘西人出资修建的宅院，当时叫“湖南酉西会馆”，位于京南前门外。当时北京的火车站就在前门附近，所以，沈从文是一定能够经常听到“火车汽笛的长鸣”，并从那声音中“发见了它的伟大”的。



这里是老北京

歌了呢？

孙伏园：《朝山记琐·带福还家》^①

“福”者，“花”也。花是拈绒的，纸做的，种种都有。一出庙门，我们会听到，“先生，您买福吗”这种声音。即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丝绒花的“福”字，这些地方硬要把“花”叫作“福”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。后来一打听，是北京城里扎花铺的伙计先“带福上山”，然后使我们香客“带福还家”的。尽管如此，我们还是把绒花、纸花、蝙蝠形的花、老虎形的花戴了满头。胸前还带了与其他香客一样的徽章，是一朵红花，下边一条红绶，上书“朝山进香带福还家”八字。

“带福还家”也是一种口号，正如上山时互让“虔诚”一样，下山时对同路者就互让“带福还家”。即使是山路上坐着的乞丐们，上山时叫你“虔诚的老爷太太”，下山时就叫你“带福还家的老爷太太”了。

孙福熙：《北京乎》

北京乎！别来五年了。

经过丰台以后，火车着慌，如追随火焰的蛇的急急游行。我停了呼

^① 所谓“带福还家”，还有另一种说法，清人徐珂著《清稗类钞》蒙古人宴会之带福还家条记：“年班蒙古亲王等入京，值颁赏食物，必携之去，曰带福还家。若无器皿，则以外褂兜之，平金绣蟒，往往为汤汁所沾濡，淋漓尽致，无所惜也。”

吸，不能自主的被这北京的无形的力量所吸引。^①

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，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，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，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。

回忆离京时，行至东华门边，我与二哥说，我舍不得北京的伟大。我很不能抑制地想念了五年，现在，侥幸地又得瞻仰他而濡染其中了。

在绍兴会馆中，大清早醒来，老鸱的呼声中，槐花的细瓣飘坠如雪，两株大槐树遮盖全院，初晴的日光从茂密的枝叶缺处漏下来，画出轻烟颜色的斜线，落在微湿而满铺槐花的地上，留下蛋形与别的形状的斑纹。新秋的凉爽就在这淡薄的日光中映照出来，我投怀于我所爱的北京。

离别以后，我曾屡登阿尔卑斯高山，我曾荡漾在浩瀚的印度洋。固然，我不能懂得他们的好处，但阿尔卑斯山的崇高与印度洋之远大，远过于北京城。这是无疑义的。然而我不因他们减少了对北京城的崇高与广大的仰慕。

我努力搜寻出以上的这些短文，都是名家，都是短文，都是最能体现老北京某个侧面的特征，也都是最能体现他们个人性格特色的文字。如果求全，那还会有太多太多，但那我也就变成编者而非作者了。事实

① 北京火车站（北京站）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原址位于正阳门瓮城东侧（现老车站商城暨首铁文化宫所在地），旧称“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”。随着历史沿革，曾沿用前门站、北京站、北平站、北平东站等站名。文中所提到的“一片绿色中远见砖砌的城楼隐现，而黄瓦红墙的城楼并耸在绿色的波涛中，我能辨别这是正阳门，这是紫禁城与别的一切”，正是1925年时，由铁路进京，车站附近的风景。



这里是老北京

上，近年我接触到的这类文字很多，甚至其中也有我父母的文章。当时他们都是《大公报》北平办事处的记者，穿梭于国共两党的要人之间，更写了老北京各阶层各色的市井人物。《大公报》是当时国统区一张很有影响的报纸，到了1947年、1948年最后的围城时期，国民党许多重要的军事、政治消息，都要找我父亲到军事行辕参加午餐会，然后由《大公报》发表出去。因为国民党的首脑业已不再相信自己的《中央日报》了。下面我父亲写的这则市井动态，也就表现了其中的一些花絮：

徐盈：《“笼城”听降记》

北平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历史名城，主持“受降”的人，如吕文贞那时候就告诫他那部属说：“受降不是分配”，要统一不要分散。到后来，机关来得多了，受降主官没有力量，甚至某些人忘记了自己变成战胜国，以为受降就是要分配，大家动手抢起来。结果就是各自当家，牵制多，执行的少；会议多，决定的少。分别由局部来处理，有了流弊，有了攻击，有了摩擦，乱成了一团。因而到处出事，事事不能解决，如敌人的华北兵站基地的油水多，那里便被大切八块，再也拼凑不起来。北平受降后的混乱，象征着全国各大城市的情况。

北平比如一个大香炉，此刻烟尘滚滚，使人感到目迷心寒。乡村包围着城市，郊区白面限卖二十元一斤，城内则高达三百六十元。飞来的粮食特派员赶到时，此地最大的“华北平衡仓库”、“华北麦粉制造协会”、“华北交通粮食部”、“华北开发生计组合”，早已被人接收一空。

军需部特派员却接收经济部应当接收的棉纺工业以供军需，教育主官却接收了农林部的棉业改进会，因为里边还多少有些物质资料；由天津赶到的文化服务社代表，接收了纸库、油墨厂和材料仓库。特别是那些带枪的人，用不三不四的办事处名义，明火抢掠，增加个人财富，使多少仓库变得空空如也。于是接收人员之间狗咬狗的笑话，车载斗量，使那“盼中央、等中央，中央来了更遭殃”的北平人民哭笑不得寒了心。

这里又增加一篇我母亲的文章，她也是《大公报》的记者，但文笔更有文学色彩。她写过许多国民党、共产党与高层民主人士，更写过重庆、北平形形色色的老百姓。她与沈老文字交开始得很早，但对面握手却在十年之后的1946年。沈先生当时一到北平，她和我父亲就去看沈，结果扑空。到第二次再去，才终于见到。

彭子冈：《沈从文在北平》^①

这是8月29日，北平秋天的黄昏，街上果子摊上复杂色调，气坏了画家画板，我似乎已经闻到了良乡栗子的香味了。北平各大学的复原带来了各色各样的学者教授文人，以及活跃的知识青年。北平的文化气

① 1946年夏，沈从文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平，继续在北大任教，就住在距离校区不远的沙滩中老胡同的教授宿舍里。当年住在这里的还有朱光潜、周炳琳、张颐等教授。朱光潜的女儿朱燕的童年杂记，记录了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：“晚饭后家中客厅常是高朋满座，同院的沈从文、贺麟、冯至、陈占元及住东斋的常风等是常客。他们谈文学、诗歌，很热闹。”